

张百年
◎ 著

野玫瑰

Ye Mei Gui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张百年◎著

野
玫
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玫瑰/张百年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26-2755-4

I. 野...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3028 号

责任编辑 王圣良
助理编辑 胡欣轩
封面设计 汪 溪

野 玫 瑰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75 字数 271 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2755-4/I · 123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序

当年,我因学习写作,被以“胡风分子”为由头,引发多项罪名,而于1958年被开除公职,送农场改造。20年后的1978年,获“宽大处理”释放回沪,安排在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实验动物室当饲养员。而当春天来临时,我获得平反,随之回报祖国的热情,如火如荼。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履历,而是国家的历史。

由于如此这般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思考、对人生的探索、对祖国的热爱,我在工作之余及退休之后,如痴如狂地写作。所写文章,有散文、随笔、时评、杂文,发表和被转载于全国40余家报刊。其中有小说三部。

我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雨打茉莉花》写了8年,200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10000册。这本书稿在直送该社5天后,编辑陈莉莉老师就打电话说她决定采用,而后不但得到总编李伟国先生的批准,还得到世纪集团领导陈昕的首肯。作品写一个天真纯情的少女、一个中俄混血儿由东北到上海的一段经历,并由《新民晚报》连载。

第二部即1978年源于实验动物室的《相思鸟》。这不是全世界至少也是国内第一部写实验动物科学家的长篇小说,也是写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于生活的变迁,由于浦东的开发开放打开了我新的视野,由于从小说改为剧本,再从剧本改为小说的转换,当然也因为有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出版社变得势利,所以,这部作品直到30年后,即2008年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也就是这部书写于《雨打茉莉花》之前,却发表于其后。

第三部即这本《野玫瑰》。我出生以后的16年生活在农村,过着贫寒的生活,此后又在农场(农场也是农村)生活了20年,过着痛苦的生活。36年的农村生活,对我印象深刻。何况我如今仍与农村

保持着联系。所以,我对农民的生活,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农村的风貌我莫世难忘。这部小说的故事,虽然主要发生在上海,写的是上海人;但农村、农民也占了相当的篇幅。诚然,农民进城,这已不是新题材、新故事了,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永远开发不尽的矿藏。作品描写一个农村姑娘如何进城,如何打工,如何求学,如何恋爱的故事。我着重展示了人的善良、人类之爱。所有看过前两部小说和这篇稿子的朋友,都说这篇最传神、最有意思、最抓人;我说也是。

我写的都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人。我要发掘到底的是——人们生活中最深层的痛苦和最高层次的快乐。三部小说,我都着力描写美丽的、缠绵的、令人动容的爱情。文章我将写到生命的绝响,长篇小说则就此封笔了。

作家的作品,应抒发社会之情、时代之情。当然有作家个人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又必须是经过端正了的,透明的,公正的,热烈的。它必须包含一定的正义、气概、深情。简言之,即必须有负责的精神。但又必须给读者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不然,人家忙得吃饭的时间都得挤,谁要看你的大作!明乎此,我虽生活坎坷,但我凭着这样的一腔热血,去写各种小文章,去写长篇小说,去和读者交流。

不是说人生如歌嘛,歌即曲也,这三部曲也就是三部曲了。三部小说都写了爱情,因为这是生活的必然。但这些爱情都是死去活来,而且是那样的美丽、纯真。但更主要的是正直、正气、正大光明,洋溢于字里行间。

一件事,一个故事,就是一个“门”。门的出典,大约是来自于美国的“水门事件”和“拉链门”。而我们现在也有了“艳照门”、“赌球门”、“砒霜门”,等等。我这三部小说人物、故事虽不相联结,但因男女主人公均复姓西门、东门(见《百家姓》“东门西门”句。),那就更是门了,故而名之为“门的三部曲”。

《相思鸟》得到了浦东新区的支持,《野玫瑰》一样得到他们的资助,我衷心感激!

张百年 2009.12.9

目 录

第 一 章	高高的得月楼	1
第 二 章	穿绣花鞋的姑娘	17
第 三 章	一柳飞来细浪生	32
第 四 章	无情的情人	43
第 五 章	疯丫头和傻小子	55
第 六 章	忽报亲人染沉疴	71
第 七 章	不说爱情说友情	82
第 八 章	东门西门门对门	92
第 九 章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102
第 十 章	物极必反	113
第 十 一 章	轻轻的一个吻	127
第 十 二 章	明明白白我的心	139
第 十 三 章	还是科学有道理	149
第 十 四 章	悲怆的撤离	157
第 十 五 章	夜半无人私语时	173
第 十 六 章	按下葫芦起了瓢	181
第 十 七 章	人生何处不风流	194
第 十 八 章	祖母芳龄二十二	205
第 十 九 章	黄梅村里孤老头	218
第 二 十 章	赶女婿	228
第 二 十 一 章	小娇妻的大脾气	240
第 二 十 二 章	手有余香茶更香	251
第 二 十 三 章	四海之内皆兄弟	262
第 二 十 四 章	瓜棚情话说到今	275
第 二 十 五 章	留得枯荷听雨声	287

第一章

高高的得月楼

“此地人傻，钱多，速来！”

马艳姣有一种悠悠荡荡、摇摇晃晃的感觉，她就像一片鹅毛，在空中飘呀飘，飘呀飘。她给女儿东门柳写了一封信，信的全部内容，就这八个字了，简单、精练得就像当年中国人打电报，尤其可见其心情的迫切和焦虑。她前两封信还讲点理由，这封信就不再多说了，就十二道金牌了，就急急如律令了。

这八个字的分量和母亲的心情，东门柳接信后一看便知，她的心和母亲的心一起律动。只是，她虽然也十分的不安，深深地忧虑，但却并不能动摇她用功读书的决心，虽则那边“人傻，钱多”，而她却不肯“速来”。

马艳姣三年前从安徽黄梅村来上海打工。现在，女儿东门柳在安徽六安市读高二，儿子东门小富在同一中学读初二。这些年全国一样，求学成本井喷似的猛涨，何况又是两个住宿生。在家种地的丈夫又有病，治病也要钱。她的老母住在镇上大哥家，生活虽没问题，但她每月都邮五十元过去，以示对老人的敬爱。二五一凑，这个经济负担就重了。这使她越来越觉得，对儿女的养育，现在只能两保一了。深远的传统偏见和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她想到，女儿是人家人，儿子才是自己的，她拼死拼活也要将儿子推上大学。而要做到这点，就不但要女儿退学，而且还得她也挣钱，这样才能维持家庭，保证重点。

马艳姣一直在厂长西门松家干家政，地址就在浦东新区通海大道得月楼18层8室，按习惯，这里就叫1808了。

不幸的是，和马艳姣亲如姊妹的西门松的妻子，半年前因病去世了。一个月以后，西门就要辞退马艳姣了。原因倒不在于钱，而

是不需要一对一服务了,尤其是一男一女住一屋,有所不宜。可怜巴巴的她的说法是:“先生,我的工资,你减少一点好了。”西门一时也没说什么,可是两个月后,他本人也退休了,就又对她说:“马阿姨,三年多来,你为我家辛勤劳动,全心全意,我深深地感谢你!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这点家务我能对付。所以……”这话的意思比较坚决,还给人一种凉凉的感觉。然而,西门是一个温和的人,一个宽厚的人,所以,即便是说这样的话,那神情依然和蔼,甚至让人感到亲切。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你说归你说,马艳姣虽然焦急,却是笑而不答,咬紧牙关坚持着。当然,她也就更努力苦干了,西门松对她的服务历来满意,现在就更是无可挑剔了。她还曾不慌不忙地对西门说:“先生,好顽呢!你知道的,我家庭困难,到你家做,好是好了些,究竟也好不到哪里去。我正在费劲地支撑,你该扶我一把才是。你咋想得出要撵我走?不作兴的,不作兴的。可对?”西门赔笑点头,却又说:“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我给你另外介绍一个人家好了。”马艳姣一边干活一边说:“糊涂日子糊涂过,我哪儿也不去,你家最好。”她不想走的原因,除了这里有比较高的月薪八百元,还有就是她对西门有一种兄妹的感情,有一种感恩的感觉,舍不得离开。

真所谓“软柴捆得住硬柴”,西门一时无法,只得无可奈何地笑笑。

西门一个人单身住着,虽说读书看报、担任厂里顾问,又是市衬衫协会理事,占去一些时间,但还是空余时间多,又没有亲情,所以就寡寡的,寂寂的,有时多少还有些无聊。现在又碰上这桩推不掉的事,心情就难免郁闷了。

这天晚上,西门独自在餐桌自斟自饮,喝了半瓶五粮液。可是他平时却是很少喝酒的,就是喝,二三两而已。这回他于无意间就过量了。马艳姣见状,就过来劝阻道:“先生,俗话说得好:‘莫说过头话,莫喝过量酒’,你看你……”伸手取过酒瓶,说:“瞧!新开的一瓶酒,让你喝掉许多了。”他却起身夺过酒瓶,向她挥挥手,又斟上一杯。马艳姣为了让他少喝酒多吃菜,就急忙去厨房做了一只

他爱吃的开洋炒鸡蛋送过来,而后在他稀里糊涂不在意时,顺手将那瓶酒取过藏了,而后去卫生间洗澡。

这边的西门喝得满脸通红,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半醉半醒,忽地粗着舌头扬声唱道:“寡人酒醉将你呀——斩!”稍待,却又说:“酒呢,我的酒呢,我的五粮那个……液呢?”开始,在卫生间哗啦哗啦洗澡的马艳姣并未听到他的声音,后来,西门大声吼叫了:“酒呢,我的五粮液呢!……”声若洪钟,同时还用力擂桌子。马艳姣慌忙连声应答:“来着,来着,我来着!”

当马艳姣急急忙忙擦罢身,跨出淋浴房,正待穿衣时,西门忽地推开卫生间门,手里端着空酒杯,口里说:“我的……”,同时用血红的眼睛狠盯着她。

在这最初的一瞬,灯光之下,西门仿佛觉得,他看到了一幅画,是他曾经见过的那种西洋油画,这样的画卷,他书橱里就有。但他眨眨眼,终于看清了,这是一个裸露的美丽的女人,是一个真人,这是他家的保姆马艳姣!马艳姣抬起头,看到了他,就不由得尖叫一声,而后蹲下身去。也就在这同时,“当!”一声响,西门手里的酒杯落地,同时,他“啊——!”地惊叫着,酒也醒了,汗也出了,一低头,一哈腰,慌忙返身,口里连说:“该死,该死,我该死!”贼一般地狼狈而逃……

三年多了,这两位都是相互尊重、规规矩矩、男是男女是女、严于律己的。在两人单独相处时,尤其如此。那么,这次怪谁呢?马艳姣进卫生间时,多数是要落锁的,有时没落锁,那是对他的信任或是遗忘。而这回却又多了一层原因,就是她不放心中正在半醉半醒的他,何况她自己还有自己的心事,所以是匆匆入室,想快洗快出,非但是门没落锁,而且是虚掩着的,却不道那位竟冒冒失失、贸然闯了过来。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吧。

马艳姣回到卧室,坐到床上的时候,就忽然想到了她的男人,那个老实巴交、病病歪歪、死心塌地深爱着她的庄稼汉——东门大富;还有一个做女人的道理,她应当操守的规矩……她想着想着,就热泪盈盈了;想着想着,就泪流满面了;想着想着,就在心里怒骂自己了:“丑女人!不要脸的坏女人!你做什么事呀?你丢了魂啦?

你咋不落锁呢？”她悔恨得抬手打了自己的耳光，而且打得很重，就像是在打一个仇人，而后蒙着头，止不住地嘤嘤啼哭……

那边的西门去厨房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而后回到他的卧室，默默地坐在床沿。稍待，他奋然起身，抢过床头柜上的茶杯，狠狠地恨恨地掷之于地。那“咣！”的一声响，惊得那边的马艳姣忙下床启门，但她没有过来，只是站在门前轻问：“干么事呀？”西门大声说：“没什么，是我不小心把杯子碰到地上了，我来处理。”马艳姣也就慢慢回转身，重又上了床。

这一夜，马艳姣头脑乱乱的，前前后后，思思想想，而最终还是理出了头绪，作出了决定——本来是不想走的，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丑事，真是丢人，往后二人怎么见面、怎么说话呀！那就只好走了。

有了这一节，西门也在想，而后怎么相处呀？还是请她走吧；却又想到——已经对不起人家了，你还要狠心赶人家走？你西门不讲感情也得讲个良心嘛！你是大丈夫还是小男人？

第二天一大早，马艳姣就下楼打公用电话，给一个叫三妹子的四川姑娘。二人是在保姆介绍所相识的，平时也有来往。她在海上风宾馆做，交际广，认得人也多。马艳姣问她能不能在宾馆给谋一个位置？三妹子有些奇怪，问做得好好的，怎么不干了？马艳姣先是支吾其词，可架不住三妹子紧追慢逼，只得先说了西门单身的事，再说了洗澡的事。三妹子听罢，就笑了，道：“我说老马呀，看就让伊看一下吧，欣赏一下嘛，有啥了不得的！”马艳姣说：“这叫我今后怎么做人呀？”三妹子说：“该怎么做依就怎么做嘛。依看依，生得要胸脯有胸脯，要腰身有腰身，要臀围有臀围，眉眼儿也得来个俏，一个漂亮女人呀。女人四十一枝花，依才三十九，正当时。依不让人看，那不是浪费资源吗？阿是？”说罢哈哈大笑。马艳姣说：“丫头，不要疯了，我这是求你呢。”三妹子叹息一声，说：“依到阿拉宾馆做，也够条件。只不过，依来了之后，就更那个了，也就不是‘看’一下的事了嗦。”马艳姣听罢吓一跳，就不觉“啊！”了一声。三妹子又问：“依再讲讲，伊看依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马艳姣忙辩解说：“快别冤枉人了，伊肯定不是有意，伊是酒喝多了，一时糊涂。伊根本就不是那种不正经的东西，三年多了，我还嘅没数？”

三妹子说：“那依就该原谅伊了。”马艳姣不答应了：“原谅？怎么原谅？‘鱼是鱼，鳖是鳖，喇叭是铜锅是铁’，这种事能原谅吗？”三妹子笑道：“那依讲哪能办？杀了伊！”马艳姣又叹息着诉说：“依不晓得的，要说人啊，伊还真是个大好人了，上海滩找不到的，我打心眼里敬重伊。故所以，要说走，我心里还真是舍不得呢。”三妹子说：“唉！我讲老马，依颠三倒四、投五投六，到底想说啥子呀？要我说，不管伊是谁，也不管发生了啥子事，依凭劳动吃饭，依还是这样做下去算了。”马艳姣慢慢地说：“要不，还是让我想想再说吧。”

马艳姣打完电话，回到楼上，轻轻开了门，西门松慌忙从一处迎了过来，满怀歉意地看着她，样子是要说话，可她却将头扭了，西门也就无趣地转过身去了。

要说她马艳姣，早先也不是农妇，而是六安市水溪镇居民，生得俏丽，人称水溪一枝花。不过，风气所及，骚动和无知，使她很早就恋爱了；而功课却不咋的，十六岁了，才结结巴巴读到小学五年级。这时，她就稀里糊涂地和一个姓贾的男孩有了事情，以致怀孕。这一来，可怜的她就吃苦头了。父母、大哥将她掀翻，捆了，灌了药，活生生地堕了胎。双亲又托了人，很匆忙很随便很马虎地将她说给了黄梅村的农民东门大富为妻。这位农民无兄弟姐妹，也无父母，孤身一人，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村上也有人称他武大郎的。虽不至于此，从外形上看，他和马艳姣两人站在一起，真是不甚般配的。

也是的，马艳姣嫁到黄梅村不多时，她在镇上的事就传了过来，而且添油加醋。所以，村上也有青年调戏她，想占便宜，她也曾和他们打打闹闹，说说笑笑，甚至搂搂抱抱，那也只是玩笑罢了。当然，她本人也是个开朗的女子，喜欢说笑玩耍，他们一起劳动、说笑、唱黄梅戏、唱流行歌曲。她和几个男青年玩得还真是不错，友情还很深，但从来真的。应当说，她是个痛改前非的过来人，是一个兼有城镇和乡村特质的女子。一次，东门大富为男女事说了她两句，她就带着满腹冤屈、一腔怨怒，上来就是一巴掌，老公吓得缩成一团，她又冲将过来揪住，一把头发摁到底，骑在他身上，武松

打虎，拳打脚踢。东门大富从此就再也不敢多话了，只要她一发怒，他就小腿肚子转筋了。不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马艳姣吃苦耐劳，勤劳勇敢，庄稼活样样拿得出手，一个家也撑持得可以。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她自打到了上海，不受风吹雨打，衣着上再好一些，一高兴，赶个时髦，怀着新奇感，还淡淡地抹点唇膏，这么一来，她也就越来越有姿色了，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罢了。

马艳姣自那日事后，和西门松有三四天不说话。每每擦肩而过，双方都只做不见，有事也只做手势，不言声。而以往二人却不是这样的，她总是问这问那，说这说那，早上起来的第一句，就是“先生你早！”西门的话也不少，还很平和，挺礼貌。

就在这几天，马艳姣的主意又改了过来：还是坚决不走，拼命顶住再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你再赶咱咱就对你笑笑，难道你还能把咱的铺盖扔出去不成！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尽快叫女儿上来。天无绝人之路，就是不在他西门家，母女也都能找到活干。将来，还要让儿子也考到上海来读书，争取在上海工作，说不准，一家子还能占领大上海呢。在浦东建立家庭也行，浦东不也是城市嘛，而且现在正在发展。何况她马艳姣本来就是镇上人。你西门是苏北建湖人，妻子是苏州人，你们能当上海人，咱们咋就不能？至于说当那原始式的农民，真也是太辛苦了，她马艳姣不想再走回头路了，这就是她心中的“小九九”。

无数事实证明，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在关键时刻，放弃还是坚持，都是决定性的。

两个又闷了几天，这日马艳姣穿着短袖衫，爬得高高的，在那里擦玻璃窗。西门呆立在她身后，当她偶一回首时，他就满怀歉疚地看着她，憋了多日的一句话，他终于轻声出口了：“马阿姨，我对不起你！”马艳姣低下头，停下手，半日才小声说：“那是我不好。”西门低头诚恳地说：“那是你也是我的一次失误，而不是有意。当然责任全在我。这件事，我必须这样说清楚。”

这时的气氛也和缓了许多。马艳姣说：“厂长……”西门打断她，说：“早就对你说了，我现在不是厂长了，你还是叫先生吧。”她

露齿一笑，慢慢地说：“你不是当过厂长嘛。先生你瞧瞧，这三房两厅、一个大阳台、还有厨房、贮藏室和大小两个卫生间，又有许多家用电器。你虽是一个人，事情也少不到哪里去。‘有老王嫌老王，没老王想老王’，我在这里，你不觉着啥，我一走，你一个人，买呀、汰呀、烧呀还有日常卫生，你肯定搞不赢。你也要有人服侍，要有一个人同你说说话。再者，你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享受享受了，可对？”西门点头说：“想想也是，我虽有一个儿子，可他远在美国，顾不到这一头。我自己确实也该轻松轻松了。只是不管怎么说，因为我退休了，这点家务，不在我话下，不行就请个钟点工，也就对付了。”

很清楚，他的意思还是要炒鱿鱼，但意思已不似前番那么肯定了，更像是在商量，而且明显地表现得犹豫而少了决心。马艳姣不慌不忙地看着他，先是不说话，而后长叹一声，慢声慢语、深情而又可怜地说：“先生，很好顽的，我老公有大病，女儿和儿子念中学，你要是再辞了我，那就是‘越渴越给盐吃’了，你叫我怎么活呀！”西门赔笑道：“你在痛说家史、你在叹苦经呢。”马艳姣看着他，苦笑着摇摇头，说：“再说了，人总是有感情的。”又忙解释：“我说的不是那种感情，是这种感情——有来有去，我在你家已做得久了，你待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我待先生你也不错，你也有数。故所以，我还真是舍不得走呢。再者，先生你，也不能‘眼一翻，不认得小张三’，你也该讲点交情嘛。可对？”

马艳姣还真是说出了一些人与人之间那种相亲相爱的相处而不相忘的感情，很真实，很本分，很正宗，很到位，而且还很动人。

西门竟无话可说了，而且又心存愧疚。一个农村妇女的几句话，竟难住了一个见多识广的原厂长先生。

这时，马艳姣又在放手放脚、泼泼辣辣地用心拖地板了。西门在她身后走了几个来回，而后才站定，怀着惭愧的心情，歉笑着说：“还有一件，我不得不说，一男一女住一屋，总是不太好，只怕别人有话。所以我也很为难。”却见马艳姣停下手，卡着腰，冷笑了笑，十分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看着一处，理直气壮，大大方方，一字一句地说：“干么事怕这个呀？俗话说说了：‘脚脚踏在路中央，哪怕旁人

说短长!’就是说到天边,我俩谁也没怎么样。哪怕是做错了事,改了还不行?谁就是犯了国法,不还有个劳动改造的机会嘛,可对?这么平常的道理,你咋个也拎不清?”她将话送到了极端,说罢,就不卑不亢地提起拖把,走进另一间去了。西门木然有顷,而后不觉暗暗点头,心里想:“说得还真有理!”

西门从客厅踱到阳台,又从阳台踱回客厅,低着头静静地默想,而且面有愧色。半晌,才仰天长叹一声,而后又不觉在心里说:“我一世清明,而那天我真是该死。可是,说到底,酒有时候还真不是好东西!它使世上多少好男好女,变得恍恍惚惚疯疯癫癫痴痴迷迷。”却又不自觉微微抬手,发出了轻轻的声音:“说到底,我真是愧疚,我实在对不起人!”

马艳姣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实现她保证重点的艰难而又宏伟的目标,就不得不叫女儿牺牲了。于是,她又加大砝码,再次心急火燎地写信催女儿东门柳立马来沪,哪怕她不在1808做,也要叫女儿上来。她这回却又写得多了,上回八个字,是表示很急,这回是千来字,表示更急!她写了多个死呀活的不算,将话说得很铁也不算,而且说女儿再不来沪,她就要去大闹六安中学了,就要去跳六安河了,就要与她同归于尽了!

真也难为她了,由于文化水平的制约,她写这封信还是很费力的,为了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还打了两次草稿。这真是不比拖地板、擦窗子轻松的。

开学前几天,东门柳就在家接到母亲两封信了;这回,她又接连收到母亲两封信,母亲近乎哀求的声音在她耳边回响,那三口子的目光也全投向了她的。她也终于流着泪,痛苦、伤心地准备退学了。东门小富说:“姐!你真是不能退学的。”东门柳慢慢地说:“咱们一家四口就好比是四只砝码,妈在天平的那一边,咱三个在这一边,担子全压在妈一人身上了,只有拿掉我这一个,再放到那边去,咱家才能平衡。儿是娘的心头肉,娘是儿的身上肉,咱心疼她!”小富见她主意已定,只得陪着她去办了退学手续,但他哭了,说:“姐,一个农家女孩儿,你不读书,下一步就只有嫁个农民,回家面朝黄

土背朝天种地了。你想上大学,想当医生,也只能是永远的梦了。姐,我心里舍不得你!”她点头叹息道:“这是命运注定的吧。不过,书上不是说了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另有一番天地,我是雄心未泯,奋斗不止的!”

东门柳辞别弟弟,叮嘱他一定要好好读书,又决定到水溪看看外婆,再回老家黄梅村向父亲辞行,把家里收拾收拾,再跟父亲住两天。她这样安排,从时间上说,她要赶到上海,那还是要有几天的。至于路费,马艳姣早就邮给她了。为了不使母亲焦急,她在六安给她打了长途,说了她的安排,马艳姣心里的这块石头,也才落了地。

马艳姣的算盘打得并不错,然而事情却远不是她想象的那么简单、顺当。也就在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高宜果登门拜访西门松。

高宜果面容姣好,皮肤白嫩,身材适中。为了展现自己的某种活力和女人味,她今天精心打扮了一下,却又尽力不给人有刻意的痕迹。

正在看足球赛的西门松连忙关了电视,热情迎接捧着鲜花的她,但却在那一瞬间痴呆得说不出话来,而心却跳得厉害。高宜果微笑着看了他很久,心也小兔子似的撞得凶,眼中还闪着滢滢泪花,她笑道:“我俩就这样站着?站到‘锄禾日当午’,站到‘太阳落了山’。”西门这才问:“你就是高宜果?”她笑道:“我不是谁是?”西门眼看别处,边想边说:“可我记得,高宜果那是一位年轻美丽、如花似玉的姑娘。”高宜果笑道:“然而,时光飞逝了三十八年。”西门接过鲜花,愉快地点头,说:“不过,五十六岁,你倒是并不见老,依然是风姿绰约。我还当是九天仙女下凡呢。请进,请进!”高宜果一边往里走,一边快乐地笑道:“你真能讽刺人,我早就是徐娘半老了,还说什么仙女不仙女的。”

西门将花插到瓶里去,将她引进客厅,说:“嫦娥是仙女,王母娘娘不也是仙女嘛。”高宜果笑道:“这倒也是,不过,我是王母娘娘,谁是玉皇大帝呀?”说罢大笑,却又摆手道:“不好讲了,不好讲

了,可别亵渎了神仙。”

西门请她去卫生间洗了一把。高宜果走近书橱,看了看里面的书,又仔细地看了墙上的两幅条轴,而后赞道:“书香门第,美好人家!”西门笑着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高宜果边看边叹说:“住得这么好,真让人羡慕,真令人感叹!”西门道:“说起这套房子来,购房、装修、还有家用电器,整整花了人民币一百万元。”高宜果问:“儿子总得支援你一点美元吧。”西门说:“当然。我自己哪有这么多钱!”高宜果又看着他说:“你体格健壮,面色红润,我有一说。”西门道:“说吧说吧。”她说:“面色红彤彤,要做大总统。”西门摆手说:“做大总统?那我就是篡党夺权了,那就得上绞架了。不能顽,不能顽!”二人都开怀大笑了,西门的笑更是声震屋宇。

这时,正巧马艳姣从菜场买菜回来,她警惕地向这边瞥了一眼,而后去了厨房。

这边的高宜果接着对西门说:“把你的手伸出来我瞧瞧。”西门边伸手边狐疑说:“手有啥好看的?”高宜果说:“你何必紧张呢?”捧起他的右手看了看,又捧起他的左手看了看。西门笑道:“我知道了,你会看相。”高宜果说:“看什么相呀!我是唯物主义,不信那一套。”说完推回他的手。西门问:“那你是什么意思?又看出了什么名堂?”高宜果笑道:“你买豪华住宅,你上次又说你还有一笔存款。所以,我看看你这个当厂长的两手是否干净,有没有挖社会主义墙角,有没有祸国殃民,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是否贪官污吏,你再摊摊牌吧。”西门大笑道:“你还挺幽默!这个你放心,我西门松二十岁生日时,就确定了我人生的十二字坐标:‘凭着良心办事,看着国旗做人!’我退休是经过严格审计的,结论是‘一尘不染’。”高宜果笑道:“真是实骨铁硬的。这样的好同志,全国老百姓都拥护你!”他笑道:“我又不是国务院总理,怎么敢劳驾十二亿人民。”又补充说:“不过,咱们上海衬衫五厂效益好,职工收入高,当仁不让,该拿的我也都拿了。”高宜果说:“那是当然。”西门又说:“我这套住宅,在现时的上海,也只能算个中上水平,远不是豪华。不过,这套老红木家具倒是能值几文的。当然,不好意思,人均居住面积确实是很高很高的。”高宜果再问:“你真还有一笔存

款？你不会是‘腰有十文，便振衣作响’的那种人士吧？”西门说：“对你，我就不保密了，不多，也就六位数吧，不过，其中的一多半是我儿子的。也不是我要露富、显富，那是你上次追问我，我才那么对你说的。”

那边的马艳姣一边侧耳听声，一边连忙将脸洗了，又急急地将头发梳理了一下。正在这时，就听西门叫她：“马阿姨，请你过来一下。”她这是准备好了的，这就连忙应声：“哦，先生，我来着，来着！”她来到客厅，极迅速地瞥了高宜果一眼，而后才笑盈盈地看着西门，问：“先生，你有事？”西门指着马艳姣对高宜果说：“这位是我请的家政服务员马艳姣马阿姨，她今天要为你操持午餐，她做的狮子头，味道好极了！”高宜果平静而认真地看着她，西门这才又转对马艳姣说：“这位客人叫高宜果，是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我的老邻居，我小学和中学同学，而且，当年还是隔壁邻居。”马艳姣看着她点点头，两手在饭单上擦了擦，陪了一个笑，说：“高老师好！我是‘麻布洗脸初相识’，你多包涵。”高宜果笑看着马艳姣说：“我和西门先生的关系源远流长，感情深厚。”又礼貌地说：“马阿姨，你请坐，我们坐着说话。”马艳姣说了声谢谢，只是看着西门却并未就坐。西门又对马艳姣说：“我和高老师已经有三十八年没见面了。”马艳姣失惊道：“是吗？怪不得我没听你说起过呢。”西门笑道：“因为我这个社区志愿者表现不错，上个月上了报纸，高老师看报，一见西门松三个字，就认定是我，就由报社打听到我，我们通了几次电话，谈了很多，但是意犹未尽，今天她是大驾光临！”马艳姣看着高宜果，高兴地说：“真是不容易，真是叫人高兴！那我们先生今天可得好好招待高老师了。”她又问：“高老师用什么饮料呀？”西门说：“这位客人特别，由我来招待。”马艳姣说：“那就麻烦先生了。”又对高宜果道：“先生说，今天有贵客，小菜要好一点。我眼生，原来是高老师光临！你们聊吧，我去厨房了。”她看了西门一眼，而后慢慢去了，然而半道上，却又忍不住急速地扭头瞥了他俩一眼，高宜果也捕捉到了她这一刹那的目光。

待她走后，高宜果才小声说：“她挺能干！你看，把你服侍得多好，养得壮壮的，精神足足的，样子就像个运动员。”西门连连摆手